

續性理會通

十五之六二

三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七
七	一		
二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七
七	一		
二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26)
函號	299 36



做會支過家收

十角三分二分

廿一分二分

翠文五厘

付文二分三分

九文折三

一担文二分

一担文二分

一担文二分

一豆粉三分七分

牙香二分
真系考一分四分

紙子七分二分五分

紅卷七分二分五分

全良三分二分

柴廿五把文二分

盤山文二分

以三分十分二分

角尖三分二分

況系七分二分

帛扎文七分

契果三分二分

付七分二分

山必山文二分

系果四分二分

生五三分二分

性理會通卷十五

前龍江林兆恩著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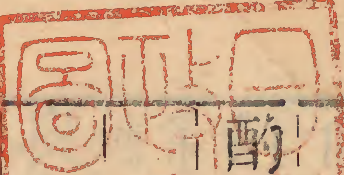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為外體之重分文武之道為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圓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發手不能至裝能射疏及遠而為有用之學乎故善養堯之德必用乃武乃文詩

性理會通卷十五

蒲龍江林兆恩著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淺草文庫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為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為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發乎不能至發能射疏及遠而為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乃武乃文詩

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為二而為迂闊無用之學哉

通 執事者各司其事 射者各比耦 射者各張弓上弦而比耦通唱

司馬命布侯 司馬執弓矢出立中階請曰 布侯 布侯者送布侯司馬復位通唱

馬延射 司馬執弓矢由中階出立大門外延射曰 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司馬復位通唱 司正揚觶 司正執觶

由中階就觀射 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

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 副正復位通唱 副司正揚觶 副司正亦執觶

由中階就觀射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

者否在此位也 副司正復位通唱 請射者請誘射 請射者二人各東西

降階就誘射 請誘射 請射者復位通唱 詣射位 誘射者執弓揖升階揖然後 設鹿中 司正設鹿

中畢又出向誘射者前戒曰 內志既正外體要直勝飲不勝者 司正

又就司樂 樂奏采繫之詩 樂生俱應日諾司正請發

矢 司正退立鹿中前如右中一矢司正視司旌者舉

一矢進誘射 右賢於左一奇 如右勝二矢報日右賢

者前報日 報日右賢於左一純一奇左亦如之如左復位 誘射

右均報日左右均無賞罰司正復位通唱 復位 者復

位勝者張弓上弦如初 請射者請射 請射者二人各

不勝者弛弓上角通唱 詣射位 向鵠正立 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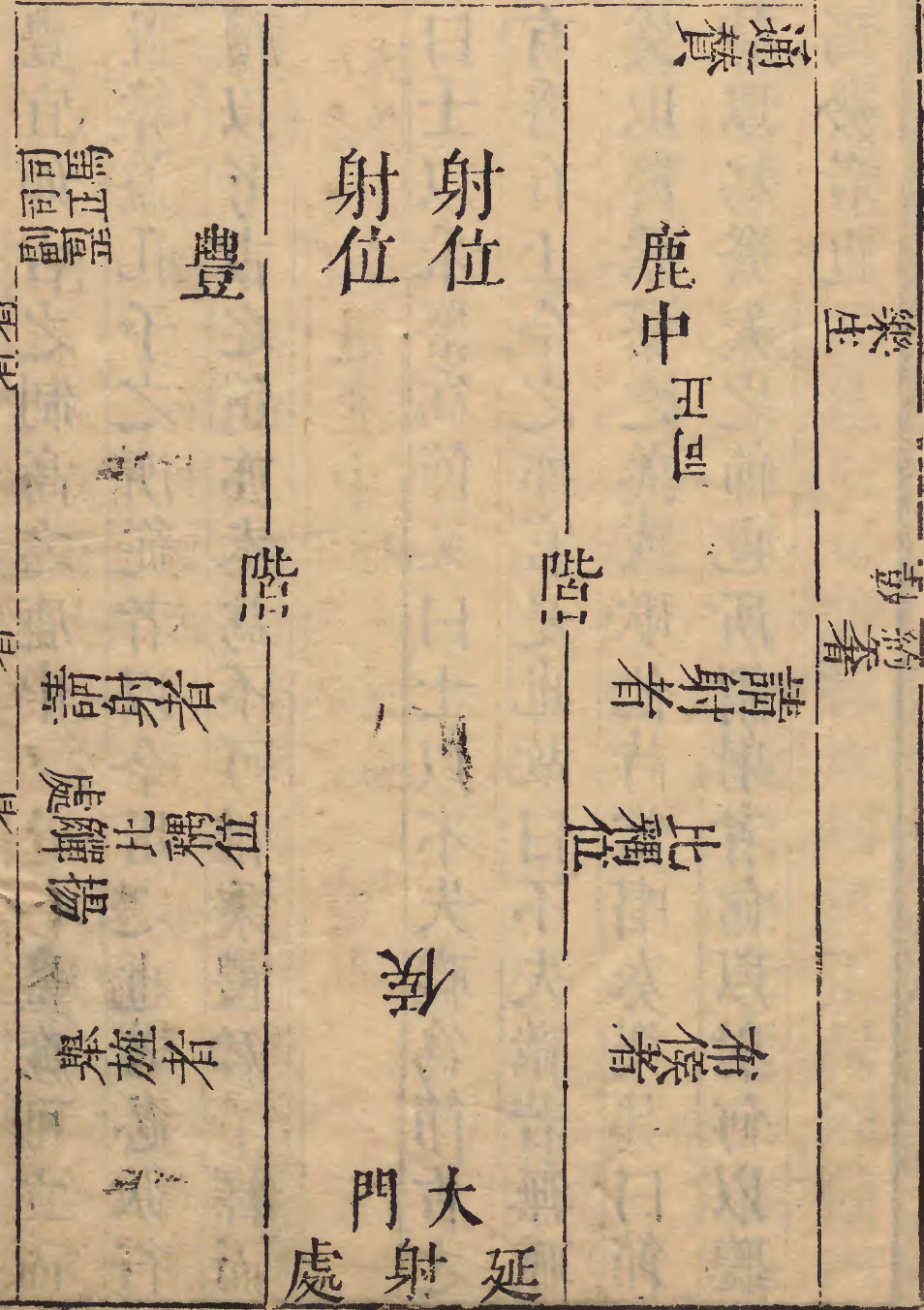
請日 請射 請射者復位通唱 復位

采繫之詩 請發矢 右賢於左 一奇一純 復位

性理會通卷之三 射圖

儀射畢通唱
 二稱如初稱之
 約矢
 禮生約飲不勝者
 設豐
 司豐
 儀射畢通唱
 置豐於堂上
 酌酒
 司酌者遂酌酒
 揖不勝者升
 乃揖
 之西通唱
 不勝者依次而升
 詣豐前跪置
 賜灌
 勝者
 敬養
 飲畢
 弓於豐上取解立而揖
 勝者曰
 復位通唱
 司馬命徹侯
 司馬出立
 徹侯
 布侯者遂
 徹豐
 徹豐通唱
 退鹿中
 司正者遂退
 禮畢

酌古禮射圖



生里會道
 卷十五射圖

司馬
 司酌
 司正
 司馬命徹侯
 司正者遂退

古者席地而坐故跪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既變古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一臺庶可立而取解置筭蓋孔子之所從者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古之禮以考古之遺亦未爲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行之

射義曰士以采繁爲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爲節古之士者有爵有士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若無職守亦奚取於采繁之義或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者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揚觶副司正揚觶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爲是

註疏以釋經也經義易明細以註疏掩之何者爲贅已乎畧疏稍疏其義意明則止乃達者即身即經無所事經也又安用疏

大學之道

性理會通卷十五

終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射圖

四

行之
 則義曰士以禾繁為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為節古之
 士者有爵有士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者無職
 即文又至昏憒不問為異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
 音請蕪悵請悵音請悵同訓命濬對休學之士宜令
 同訓命亦對同訓或悵同五對職隔同五對職請悵

性理會通卷十六

安福劉元卿撰

大學畧疏

註疏以釋經也經義易明翻以註疏掩之何啻
 為贅已乎畧疏稍疏其義意明則止乃達者即
 身即經無所事經也又安用疏

大學之道 至 則近道矣

大學者學為大人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與小
 人狹小之學止為一身者不同然其道只在明明
 德而已明德者吾之本心原與天下同體故欲明

明德只在親民明吾之明德以親民此至善之道也學大人之學者在止於此而已蓋惟本然之德謂之至德昭吾本然之德親吾同體之民不假作為不資才智命之曰至善古之人知止於此矣故欲平天下求之國欲治國求之家欲齊家求之身身之主爲心卽明德也惟意有不誠卽德有不實故大學之要惟在誠意以明其明德而已然德本自明人所以卒不能明之者正爲不知此物乃天下國家之本而天下國家特其末耳格物者格究夫物之本而立之立其本則天下國家無不理齊

治均平無不貫是謂知所先是謂知止是謂知本是謂知之至而大學之道庶乎其近之矣

詩云緝蠻黃鳥

至

惟民所止

此承上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言言人所以無得於道者患在不知止耳故引緝蠻之詩興之言黃鳥微物其棲身之所尙知揀箇山溪樹密的好處乃人爲萬物之靈可鹵莽過了一生不曉得尋箇安身立命之處反至不如鳥乎夫知止則無搖惑無紛擾心意安閑念慮精專未有不得者得此至善而止之真如王者之都寬平廣大無所不通

安穩便益無復可虞。故詩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夫曰邦畿千里，可見其道甚大；誠合天下國家而一以貫之，曰惟民所止，則又至簡至易，人人所得止者，人亦何不求止於此，却要占箇小蹊徑，終身封閉，卒不可以適道，謂之何也。

子曰聽訟

至

而後天下平

上言知止於至善，是大學之始條理。此以下却明止至善，乃所以修身而為齊治均平之本也。故又引夫子之言，言聽訟非難，難於使民無訟，使民無訟，蓋以誠意為政者也。上不愛其情，而民有不用

情者乎？民用其情，而有盡其無情之詞者乎？此其所以畏民志者，誠大非徒用明用威而已。夫是之謂知本，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未有本亂而未治者也，未有躬不自厚而能厚於所薄者也。蓋本末厚薄，物之情也。明於物之情，非格物歟？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灼然知得修身為本，一貫於家國天下，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知至，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一修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

所謂誠其意

至

必誠其意

性理會通卷一
夫所謂誠其意者何如誠者天之道也人之真心也意之所發不能如其真心卽謂之不誠不誠卽謂之欺蓋吾人之心本自虛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所謂明德也卽誠也惟意所好惡徇於一己之私便是不誠此一念不誠雖是隱微然人心至靈誰能欺得總來只是自欺而已試觀惡惡臭的只是可惡則惡何曾作惡好好色的只是可好則好何曾作好今使天下之好惡皆如此乃是吾心無偏無黨之本然可以自慊於心求自慊於心所謂慎其獨也所謂毋自欺也觀之小人揜不善而著

其善而人之洞見肺肝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到底豈能欺得天下人總是欺了自家故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能誠意則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不誠意則消沮閉藏心勞日拙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以誠其意而惟恐其好惡一偏卒流於自欺之小人也

所謂修身至在正其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豈其耳目口鼻之形足以通天下之志哉則亦惟此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心與人相通焉耳今身

性理會通卷十一
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正者則心之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是則心即身已試看人身視聽飲食如故而心一不在則不能見聞知味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仁何關於視聽言動而孔子言仁則曰視聽言動云者此心外無身之說也故謂修身之在正心者以心之忿懣好樂通於身而言也又謂齊家之在修身者以心之愛敬賤惡通於人而言也又謂治國之在齊家平天下之在治國者以心之好惡通於國與天下而言也一正心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

下平矣而其要只在謹獨故大學以誠意爲要

所謂齊其家

至

齊其家

人一身與家人相接的情不過五者曰親愛曰賤惡曰畏敬曰哀矜曰敖惰這五者雖是人情所必有然必至虛至平不隨着那情去方纔用得停當若隨着那親愛畏敬哀矜的情去常偏在好的一邊就其中有不當好的也只管去好了隨着那賤惡敖惰的情去常偏在惡的一邊就其中有不當惡的也只管去惡了故天下鮮有偏於好而能知其惡偏於惡而能知其美者則偏之害大也諺有

性理大全卷之六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夫至於莫
知其子之惡家之不齊孰甚焉所以說身不修不
可以齊其家或曰偏之爲害止於家乎曰好惡一
偏是謂拂人性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
於家故以修身齊家言之

所謂治國

至

在齊其家

此言君子誠能修身以教家則國與天下特舉此
措之耳故云所謂治國必齊家者家乃國之本若
不能修身教家又將何者去教國人故修身君子
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何也孝也弟也慈也明

德之至善也明明德以修身則既本諸孝弟慈以
行之家矣然孝者固所以事君弟者固所以事長
慈者固所以使衆家國不同吾心則一如禪家所
謂寶珠映於東則青映於南則紅吾心亦如寶珠
映於親則孝映於君則忠豈有兩樣是故一人孝
則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人弟則一家讓而一國
興讓一人貪戾則一國作亂可見人心本同此感
彼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故曰一言僨
事一人定國正此之謂也君子又豈必出家而後
成教於國乎若必出家而後教國是學養子而後

嫁者也觀於如保赤子之詩則知爲母者心誠求
中於子之欲其所失必不遠爲君者心誠求通於
國人之志其所失亦必不遠心同故也所以治國
只在修身以齊其家耳故觀於宜其家人之詩則
知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
宜其家觀於宜兄宜弟之詩則知宜其兄弟然後
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兄弟觀於其
儀不忒之詩則知人君爲民儀則必是止慈止孝
能恭能友足以爲法然後百姓法之若有一毫差
錯便是其儀忒了何以能正四國乎由這三詩而

觀可見人必先修身以齊家然後可以治國所以
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前面把齊家治國已
發盡了到此又引詩來說這一番蓋詩是可以歌
咏的極能使人感發興起古人讀這詩却都體貼
到君子學問上來便動那齊家教國的意思這就
見得古人頌詩而達於政處且所引宜字甚有味
人所以不能宜於家人宜於兄弟豈盡家人兄弟
之過自家正有多少不相宜處行有不得皆反諸
已則其身正而家國天下歸之

所謂平天下

至

民之父母

性理會通卷十六
承上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天下與國雖不同而無不同之心心卽老老長長恤孤之心所謂明德之至善也矩也君子明其孝之德以老老而民興孝明其弟之德以長長而民興弟明其慈之德以恤孤而民不倍這箇人心之同然又曾有國與天下之異乎是以君子執此矩以度之於上下前後左右與之同其好惡自可以平天下之情所謂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者也夫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則蕩蕩平平無所偏着相親相愛無所乖忤卽此便是樂體卽此便是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不先也若見賢不能舉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速用他是全以國家事委之天命豈是個道理不善之人妨賢病國退之不可不遠也若見不善不能退或雖退又優柔容忍不能逆諸遠方使之鑽刺復用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了豈不是過當是故人君用賢當急去邪當斷當斷而不斷或乃喜其柔媚順已反信用他是好人之所惡當急而不急或乃嫌其剛直拂已反踈遠他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今却拂了人的本性人心旣失天命決去菑害必

及其身觀於小雅之詩言尹氏爲太師民所瞻仰
則知有國者尤不可不慎一或好惡徇於一己之
偏將爲天下僂矣夫不能與民同好惡其害乃至
如此爲人君者豈可徇一時之喜怒使用舍倒置
賢不肖淆亂而遂禍天下且自禍其身也哉
是故君子先慎財者也

承上言好惡公則子孫黎民受其利好惡私則至
於爲天下戮可見有家國者第一要緊的是修德
所以君子只是先慎乎德蓋必推自己的心以体
天下人的心務令德周於百姓兢兢焉惟恐有一

毫偏黨既有了德那土地人民財用自然湊將來
慎德便是上文絜矩到此又說出個財用來蓋以
後世之君只愁用度不足以至好貨心起便損壞
了那個本然的明德却不知能慎德便能得民心
財貨用之不盡可見德是個根本財用雖不可缺
然有德自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枝梢自茂但
當培其根本可也若把德看得迂遠反把財看做
自家的專去聚歛則是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
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失衆
則失國也財散則民聚得衆則得國也觀悖入悖

性理會通卷十一
出之機正失衆失國之由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天命亦何常之有所以舅犯以仁親爲寶不以亡國得國爲意蓋真有見於本末之辨也卽是而觀以仁爲寶者謂之仁人仁者散財以得民是以財來榮吾的身子以寶爲寶者謂之不仁之人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是捨了此身來發生那財貨此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且仁者雖不聚財而未嘗不得財蓋上好仁則下好義豈有好義之民不終事君而反至於離叛者乎則倖出之患固知其必無矣是仁者恒以散財之道聚財而不仁者恒以聚

財之道散財夫人君當那聚歛之時只說貨財到了我手便可長保却不知當初不順理取將來畢竟也不得個好散去只一念之差不知絕利一原便至於失國失天命而不可捄却正是欠却誠意正心工夫然則治天下豈不在修身乎

生財之道至義爲利也

承上言所謂聚財之不可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國無游食之民則生之者衆朝無冗濫之官則食之者寡生之者衆則爲之者疾速而不惰慢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緩而有餘裕

性理會通卷一六
此自可以足民足國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故觀孟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且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正是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於己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盡是爲君上的本意必是有等奸邪小人欲借此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歛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亦因而善之是以本內末專務財用

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培植爲善計將使民窮財盡怨詈號呼傷天地之和菑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由此而觀可見我的本心原是與民同好惡的只一着在好利上則小人雜然並進而不疑天變於上而不悟人怨於下而不知推其原只不能誠意正心故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遂至於亂天下耳然則平天下豈不是以修身爲本乎

性理會通 卷一六
是故君子有大道

至

不忘也

承上言平天下者總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此正所謂絜矩之大道然此個大道必忠信則得之惟驕泰乃失之人心原是公天下的只本中心發出真真實實沒有一些矯飾虛假這便是誠意便自能体天下人的心使無不得其所彼驕傲放肆的人任着那意之所便更不管天下人得所與否如何穀得能絜矩可見其失其得總上修身與不修身之故耳是故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修身之故也得絜矩之大道則天下自平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雖欲民之仁而民必不從不修身之故也失絜矩之大道則天下必叛是故君子藏身以恕而後可以喻人恕則所謂忠信以得之以治以平不外乎忠恕而一以貫之者也不恕則所謂驕泰以失之驕泰而能喻人者未之有也然則平天下又豈不以修身爲本乎觀之古人康誥之克明大甲之顧諟帝典之明峻德可見帝王之爲治皆本諸身無非自明已德也明卽新也有日新不已之功乃可以明德故湯盤言日新而下文康誥周書遂以類槩取新字言之盖温故知新

君子之於學無所不用其極也無所不用其極如
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文王之繼續光明正所
以日新其德也又稽衛武公之詩則學問自修如
切磋琢磨亦孰非言日新之功乎德日新萬邦惟
懷非惟盛德至善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卽沒世亦
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則修身爲
本愈益可知矣蓋至是而知與民同好惡者明德
也心之本体也而意之所向或於利而欲其專於
小人而喜其媚於賢人而嫌其忤於是好惡自拂
其本性而又拂人之本性以至菑害並及爲天下
僂揆厥所由豈非不能誠意之所致歟故曰自天
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爲本此
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性理會通卷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一
愚謂大和者道體也生物之本天地之根一團真
理實氣充宇宙而無餘歷浩劫而無改鼓剛柔生
造化主萬象攝三才冲漠網緼融和純粹若能保
此氣而不失合此理而不違身同大道如點雨之
滴海渾滄溟而共存心契天真猶片雲之沒空攬
太虛而同久利通而無滯礙貞固而無變遷故天
地終而壽不竟日月晦而明不虧故曰至誠無息
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善保大和者誠道之
至妙至妙者也聞者疑之曰性卽理也命卽氣也
人之性天地之理也人之命天地之氣也誠能以

性合天地之理以命會天地之氣卽天地之理自
性也天地之氣自命也理氣無終壞此性命亦無
終壞譬以水投水于何可竭以火投火于何可滅
由其體大造而超小劫故不以天地之成毀而成
毀獲大身而忘小形故不以軀殼之存亡而存亡
謂之盡性至命謂之體道同天謂之至德凝道此
中大有真樂盎然春融熙然宇泰旣利且貞活潑
潑地卽易之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
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此乃儒教中不死之神
方長生之正術不可與守空寂而坐枯禪弄精魂

而希昇舉者同日而語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愚謂大人者大心之人也大人之心與道爲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從道生故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道之器體之用道體大不可量器用妙不可測欲識大人之德於天地以識之欲見大人之明於日月以見之欲推大人之序於四時以推之欲測大人之吉凶於鬼神以測之蓋天地合大人

之德日月合大人之明四時合大人之序鬼神合大人之吉凶因物以識大人之德用又謂大人者天地莫比其德日月莫方其明蓋天德以健地德以順乃至山止雷動巽入兌說各秉一德而不及大人之備日月各以時明而不及大人之恒故非大人之此心無思爲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而奉天時天有先後心無先後蓋心爲道體無始終故無先後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性理會通卷一
愚謂易謂心也非謂著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
心一而誠矣一故精神以知來誠則明明則徹照
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爲天下之至神夫
大人之心感而常寂動而恒定譬之圓鏡懸空萬
象畢鑒影動而鏡寂者也蓋聖人心與道一故至
誠不息才涉思爲便違仁離道昧寂然不動之體
失感而遂通之用顏子不違仁歷三月之久而有
一念思爲之間苟能恒之則聖矣夫天下之至神
莫越乎心制心之道斯言爲至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愚謂艮止也靜止不動之謂也艮爲萬物之始終
七卦以之爲體猶貞爲元亨利之體智爲仁義禮
之體元亨利始終一貞仁義禮始終一智七卦始
終一艮曰貞曰智曰艮皆心德之稱體用終始莫
非心也大抵諸動皆在不動中動故寂然不動之
中有感而遂通之妙雖感通而未不寂然蓋動有
畢寂無終譬太虛中日往月來雲騰風蕩無斯須
之停而虛體寂靜未嘗變易用動而體寂者也凡
夫心念無時間歇卽動處求心了不可得猶如影
搖于鏡聲傳于谷動在寂中何礙于寂是故太虛

性理會通卷一
之廣一寂體耳乃知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
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凡聲色之在耳目中本體
無不寂然迷者謂之爲動而實無所動不惟無動
亦無靜也若夫見聞覺知乃心之動用殊不知性
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
覺無不覺聖人之心日應萬事而無意必固我動
靜云爲而不失寂定一切凡夫亦皆如是與聖無
殊妄分人我止因未之覺悟耳故卦辭曰艮其背
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也人我
俱無何咎之有苟能潛心體察乃知太虛無際一

寂無終

書之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愚謂道心者無念之真心也人心者有念之妄心
也真心卽性卽理妄心卽情卽欲均名曰心抵因
有念無念遂有道心人心之分心果無念則全體
呈露妙用顯行謂之至誠謂之復性心若有念體
雖具而不呈露用雖有而不顯行人心危險而不
平道心隱微而弗顯古今之人從幼至老念念無
間故不知無念道心之景象所以古聖教之以精

惺理會通卷一
五
察一守允執厥中以修心復性爲作聖之極功蓋
道心如無波之湛水無雲之澄空人心如有波之
動水有雲之暗空若用精一執中之功如波濤而
水復其湛雲散而空復其澄卽息人心以全道心
泯物欲以復理性卽止至善致中和知止慎獨克
己復禮直內方外盡性至命一道也言若異功寔
同執焉者以功夫言也功熟則化入於自然故能
從容中道斯則無須言執矣從執以至無執功成
而休功者也

經書言思之說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中庸曰
慎思之易曰無思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

愚謂學道必思以通之故書語庸教人思道旣通
矣則無所思所以易教人勿思夫天下之事物未
有無方所分劑者無方所分劑者惟道然爾心若
思乎事物是有方所分劑之思有方所分劑則有
對待有對待則涉支離支離者畔乎道者也書言
思曰睿睿作聖睿者深明通達之謂賢欲造聖不
思則罔必須精思道體久而無怠一旦得之乃覺
此心無方所之限無分劑之拘劃然而開充然而

性理會通卷一
實融會貫通虛明廣大無在不在無知不知思得
而措思矣故曰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何謂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大
心之人也此心非方寸肉團乃虛靈不昧之心也
方寸肉團各據身中器也有形劑故小虛靈不昧
人所共秉無形劑故大人皆知心在身中而不知
身居心內認贗遺真捐大取小故不得爲大人故
此大學乃大人之所學者也或問明明德曰明明

之也明德者心也道也太極也名雖有差體則無
二爲天地之源事物之本明之者明其心之理究
其心之原見其心之體諳其心之用於是知天地
萬物渾淪一體無對待者夫子一以貫之斯旨也
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以證夫天
地萬物乃心之物道之器體之用本之末全體獨
露妙用畢行所以明明德乃大學之首務也或曰
明其明德乃人分內事何言新民以事外哉曰親
民原文也明德苟明則物我渾一視人同己見一
物不得其所心必痛之其惻隱之仁肫肫充足自

然親愛一切不特民耳親民之至必多方設教使人皆明其明德以自新是新民由于親民也還當以親爲是或問在止于至善曰至善者卽是太極之正位理性之本體止于是而不遷則爲不離道爲復禮爲精一執中位乎天德主靜立極此明德之止于至善也至是乃知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物物皆心頭頭是已凡有利濟之爲罔不委身盡命斯親民之止于至善也或問知止而後有定以至慮而後能得曰竊意大學一書乃曾子倣易而作明明德者窮理也親民者盡性也止至善者至命

也知止者無思無爲也定靜安者寂然不動也慮得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夫子之絕四知止也四者有一便非知止知止而定靜安者體立也慮而得者用行也蓋慮得由于知止知止由于止至善止至善由于明明德從本及末自始至終爲學之先後在是矣或問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以至國治而天下平曰此一節肯綮處惟在致知格物致知者致其知以至無所不知之地乃爲知至若不格物必不能無所不知夫心有所知則有所不知心無所知則無所不知人之不能造無所不知

性理會通卷一
九
之地者以其心有所知有所知則爲物障而昧其
體如空以雲而暗水以泥而濁欲其知至曷可得
哉然而知至之功全在格物物既格已方可以造
惟心無物之地心無物則洞然虛明貫通表裡無
所不知斯明明德之極致也或曰天地萬物森列
目前安可強以謂無乎曰天地萬物皆自虛靈心
中發現出來卽發現處便是心動心不動則一切
無矣所謂不動者非冥然如木石也但無所知而
已昔因不達執以爲物今既達焉悟物皆心達乎
惟心物格知至或曰請詳言之曰物所也知能也

能因所立所賴能成蓋知非物則不能自生物非
知則不能自現物現必因知而現知生必因物而
生物無而知何生知無而物何現知由乎意意爲
知根顧天地萬物各各不自念爲有有之必假乎
意意不萌物何有哉蓋物有非物有知有也知有
非知有意有也所謂聖人無意故與天地萬物一
斯之爲道器合一內外無間有感必通無隱不燭
誠而明庸而中體而用本而未者也人心果止于
至善則覺天地萬物皆含攝于心光中無一外之
者似物來歸格之狀乃知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

性理會通卷一
九
體的然而證格以來格訓之亦可或曰若爾云格當先何物曰竊意格物者當先格其物本本格未從猶提綱振領然夫物本者天也欲明明德須知天知天則天格而物無不格矣夫天者天之名也虛而靈者天之體也譬之心者心之名也虛而靈者心之體也以名論之似有異稱以虛靈觀之實無二體體既無二則天卽心也心卽天也猶江河一水耳古云天乃元氣所化元氣亦心所生邵子曰心爲太極太極者天之宗源也古又云天乃道中一物道乃心之用由是觀之心爲天之宗源明

矣天尚爾況物乎故天格而物無不格者故曰格物自格天始或曰若曰天地萬物皆人意識古有是說乎曰因古未言予今乃言古若言之余何須言余之所以言者願與人共達心理不尚膚說苟無所證據而妄言取罪深矣非愚志也或曰若爾何言治平爲哉曰余於親民說中已述之矣竊意明德以至修身乃人分內事不可不自勉所謂盡其在我而已不可起一毫望外之欲一有欲便是自私用智故於物有未格物不格則知不至意不誠又安能正心修身以齊家哉況家之齊國之治

天下之平乃天命已定之數而不可違者顧舜聖也父頑母嚚弟傲子不肖是亦不能齊家也堯湯聖也而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是亦不能平天下也苟能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無一毫望外之欲斯之謂後天而奉天時奉天時者大人之事業也或曰大學何言欲明明德於天下曰欲乃志之源學之自志必由欲而立學必因欲而勤志學之不篤由欲之不甚周子以無欲爲聖學之要人固不可有欲柰古今天下之人自喪赤子之心之後孰能無欲蓋迷因欲迷悟由欲

悟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捨欲則無學聖之途矣夫學聖之欲正欲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有天位者乃可餘皆非宜竊謂曾子言前三箇欲字只在天子分上說也或問慎獨曰朱子曰獨者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愚謂獨以地言必有方所有方所必有分劑此小其獨者也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陸子曰宇宙卽心心卽宇宙邵子曰天地尚我作其餘何足言以三子之言推之則獨而無侶者可以默識矣愚將竟

性理會通卷一
言之苟以天地山川草木人畜一切聲色一一銷
歸自己無一物作對待者方謂之獨若有一物作
對待便非獨慎焉者專敬而不忽也學不專敬則
散而不一失而罔存日在道而不覺面對心而弗
識苟能慎其觀察之功盡改夙習不復落舊景中
勿助勿忘斯其至矣此功夫原從格物致知中來

中庸之說

中庸

愚謂中庸二字當於誠明合論之夫庸而誠者道
之體也中而明者道之用也未有不庸而中者未

有不誠而明者既無無波之水寧有不濕之波蓋
無妄因平常而能光明由中正而發譬之鐘中具
聲不扣不鳴扣之則鳴小大應則天然之道也鐘
未扣庸之時也聲具猶中存也扣之則鳴小大應
則猶應事得中因事以顯中也鐘不扣而鳴心無
感而動則反庸失中矣夫心念未發庸也誠也發
而中節中也明也必庸而後中必誠而後明貞下
起元也中庸者道心也反之則人心矣道心之在
人隱而弗顯微而難見能慎獨焉則隱者顯微者
見左右逢原矣慎獨者致中庸也致中庸則天地

位萬物育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愚謂性命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曰姓名雖異體非殊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始後無終渾淪一體了無所分斯人所本有無欠無剩無隙無踈天而人而天一心所統非他物也小學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蓋天之元屬木為春在人性為仁天之亨屬火為夏在人性為禮天之利屬金為秋在人性為義天之貞屬水為冬在人性為智天之誠屬土分布四季在人性為信元亨

利貞非誠皆妄仁義禮智非信皆虛是故誠信之在天人為萬物之終始萬善之宗由道德之體中庸之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理氣不相離性命豈有二率性云者即率循乎天命而無違也率性一着乃人本分內當盡之事非有待而作有為而為從古大聖立教豈有意哉但修其道而已矣修道亦豈有意哉但率乎性而已矣人能率性則上達天德下立人極修道立教皆不期然而然者一涉意為即非至誠聖人無意于此可識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性理會通卷十七
愚謂人在道體中未嘗離也抵因意念紛馳故與道不相似乃謂之離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不離道也意念才興卽違仁離道苟能知止而定以至純亦不已斯不須更離也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愚按宋儒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原夫天地人物在太虛中總一真實無妄之體不在氣稟清濁純

雜之說此誠乃本來固有之身若反身而誠故能順親蓋順親本乎誠身誠身本乎明善必明善乃可以擇善固執以行誠之之功猶必識金然後可以擇金也故誠者天之道誠之者法天以盡人道也誠之之功率性而已率者循順不違之謂苟知性本無妄乃循順而不妄知性本無惡乃循順而不惡知性與天地無二乃循順而不生分別率性之極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故曰聖同天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性理會通卷一
愚謂學道以誠爲本誠則志篤功勤道以之明斯誠則明矣也道旣明焉性以之復斯明則誠矣也性復則心地光明洞鑒事理應感得中斯又誠則明矣也初學本乎誠斯誠信之誠其次則明斯明之之明也明後又誠斯至誠之誠也誠後又明斯光明之明也前之誠明淺而小後之誠明深而大前之誠明下學也後之誠明上達也斯爲學之次第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愚謂一切人物皆無自性惟一至誠不二之體大公無我從前不能盡性者由有我也誠中著我便如空内生雲雲生空暗至誠無我方爲盡性盡我之性無我盡人之性無人盡物之性無物三性旣盡一誠獨存譬江河入海爲海失江河名性復無性斯至命矣性果盡焉則已克物格知致意誠其參贊云者至命焉耳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愚謂古之人多觀天以悟道斯智之上者其次則致曲焉曲一偏也一偏猶一事一物也致乎一偏從偏入正自小及大所以古有見色聞聲悟道者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從仁智以入道也蓋因事事物物各具真實無妄之理一時契會于心遂從悟入所以致曲者曲能有誠也誠則位天地育萬物故形著而明動變化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愚謂物生于誠其體未嘗異于誠也如風生于空

不異于空泡生于水不異于水誠爲物之終始猶空爲風之終始水爲泡之終始不誠無物非空何風非水何泡凡天下之物莫非至誠之發育由誠中含仁爲生物之本猶空中之氣爲風本水中之波爲泡本誠至則仁純仁純則物育不誠則仁亡仁亡則物熄至如竹生冬笋魚出冰河皆至誠發育之徵也是故爲物不貳誠也生物不測仁也天地位誠之至也萬物育仁之至也此曰不誠無物前後旨同達此則道可以全德可以備命可以延后可以裕故君子誠之爲貴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愚謂此言聖心誠之至庸之極也誠則明庸則中無感不通無往不利天地不期位而位物不期育而育民不期化而化平收無爲之功安用聲色爲哉所以然者誠而明者也庸而中者也體而用者也

論語之說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愚謂孔子耳順在知天命之後其未知命時以聲爲心外之物隨之而轉故逆而不順既知命已則

聲乃聞也聞乃心也心體周遍無一聲外乎心生機充滿無一聞非天命蓋聲處全聞聞處全心鼓鳴非革鐘響非金實心鳴也故言聲入心通而無所違逆者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愚謂聖人無我故無意無意故無固必蓋我源也意流也固必波也聖人無我故與大化同體無我者無念之道心也妄我者有念之人心也意必固我總屬一念念體原無如空花然子之絕四非修學而絕之蓋真知其道心上本來無此四者率其

性而已故不待絕而無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愚謂夫子因觀水之逝以喻道體之不逝夫逝者猶言過去也凡一切光景一切事業一切念慮一切機境好惡見聞覺知語言文字皆逝者也在昔若有在今則無留之不住追之不及念念捨故一往無還息息無停遂成今古人但知光陰如逝水而不知萬事皆逝水也然逝者之中有不逝者常在常然不離不散括群動而恒寂歷萬古而維新宇宙在中含靈皆具既不勞于假借又無慮乎遺

忘乎帖而見成精密而靜定斯果何物道體是也
事逝而理不逝猶波逝而濕不逝也果能見理明
徹體道無違則知物住本位而未嘗遷無往非道
而未嘗離所以至人超劫運脫死生以此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愚謂聖人之心無物無物則心空心空則與天地
似故顏子心齋坐忘以至於屢空而未能恒空蓋
庶乎道而未極其道也子貢不順受天命而以貨
殖之事占其心故不能如顏子之空然於億道之

時屢能中之亦天資之高於人者蓋傲之使進之意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愚謂己猶我也有則自私用智動與禮違克己如將克敵水克火盡而後己已盡則與天同德動合禮度全其性分固有之節文復其至仁無外之心體天地萬物皆歸仁體中無一外之者故克己者求仁之方也克之經時已盡一旦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苟能洞明此心則形者心見聲者心聞言者心言動者心動物我渾同內外無二天

理節文充盈宇內而無所不有仁慈惻隱貫徹天中而無時不然範圍天地莫非已曲成萬物莫非仁則於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有不待言而明者矣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愚謂孔子法天爲教故爲此言將以誘子貢而子貢不解乃以無言何述爲對子不獲已復告後言蓋子貢素以言語觀聖人一聞是言卒難契悟此章乃聖人代天揚化親切教人處天之無言全體呈露也時行物生妙用顯行也其時行物生處卽

性理會通卷一
天之言也故忘言者法天之學也古云理圓言偏
言生理喪大凡以言語鳴道未免涉之于聲中庸
以聲色化民爲末故夫子直示無聲無臭之天載
以垂精微秘密之訓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愚謂經書言生死甚少幸子路有此問夫子如此
答惜子路無再問夫子竟無言以使生死之說未
之詳著竊意夫子言未知生者謂子路未嘗知生
既未知生又焉知死顧子路聖門高弟尚未能知
生則生之道殆不易知矣夫生死者猶陰陽晝夜

也陰陽晝夜之本體性理是也性理者虛靈不昧
之心也是心萬古恒然未嘗因陰陽晝夜而移易
故能爲陰陽晝夜之主所謂太極者是也太極中
真理實氣密而無罅一而無二夫人之生也理氣
何增其死也理氣何損譬之海一水耳漚生漚滅
海何增損乎故人生不可以爲有人死不可以爲
無人生不爲有蓋生於不生中生無所生也人死
不爲無蓋死於不死內死無所死也原夫太極之
理無生無不生無死無不死者也賢者不知生故
不知死聖人不見生亦不見死良由洞達道體一

以貫之故非諸賢所及也

孟子之說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愚謂赤子之心純誠無妄如渾金璞玉斯良知良能也蓋良知無慮無慮則自誠良能無爲無爲則合道大人具不慮之知擅無爲之能故不失赤子之心詩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大人之謂也然赤子之心蠢然而已不能應事接物蓋有體而無用也大人之心虛明靜定不起慮而應事得中不施能而天然合則理事融通體用俱備故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者也

議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愚謂太極之名本於易周子加以無極本於老子原其至則天先無無天後無有蓋有因無而有旣無無安有有程子曰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冲漠無朕不可言有萬象森具不可言無故先儒曰道不可以有無言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粵惟太極之體渾淪浩廣無二無別無內外無生滅無對待無始終至妙至微聖神罔測事理全該

無少欠缺如空之風海之波鏡之影谷之聲不可謂有不可謂無斯道之體性之真造化之源太極之極非圖可示圖之則愈不似非言可明言之則涉支離非圖則無以示後非言則無以啓蒙以圖以言乃先聖強設權法以覺後耳因權得實端在智者

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愚謂動屬陰靜屬陽但動處便屬陽若曰動而生陽豈陽生陽乎似當曰太極靜而生陽靜極而動也陽根於陰也太極動而生陰動極而靜也陰根於陽也不審是否

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愚謂中正仁義乃太極本有之成德人性秉賦之良能聖人率性中正出於自然非有所定之也若曰主靜則意有偏倚豈得中正況聖心無意無意則超乎動靜不涉有無圓明洞照普應無方有意則滯著邊隅不能圓應所以聖人無偏見言陰必有陽言動必有靜未嘗靜而無動陰而不陽體而無用也三才萬物各有自然之極非主靜可以立

之者余聞周子作太極圖說付二程二程藏于家
不以示人必有謂也二程沒門人見之遂舉而傳
之惟高明察焉

議良知

易曰無思大學曰知止中庸曰未發皆良知之極致
也

赤子之心良知也及其漸長知解漸生良知漸隱念
慮無間習氣轉深終身莫復復之者大人也

天理乃人心本具而未嘗失者無待存之一有念存
便非赤子之心若只在念頭上用功去良知遠在

天理乃心之本體常常存在雖愚昧小人其天理心
體未嘗缺減抵因物欲障蔽不自覺悟認念頭爲
自心執軀殼爲我已故不知天真良知所在從而
取假棄真由其未見真也學道之人固要立志責
志須是悟得幾分道理見得幾分心性嘗着些子
道味志不待責而立矣如人好色好名好貨志向
拳拳死而後已是誰責他來只是他見得色名貨
的確了若見得道理心性如此高貴如此神妙有
大受用得大快樂方肯委棄素尚立志精求不待
責而然矣

存養擴充須得其道存者保道體而不忘養者合大
和而不二近而擴充其形殼之拘遠而擴充其天
地之限斯德至而道凝道凝者結聖胎也聖胎之
體包天地無內外非如道家結聖胎于身中也
精無雜也一無二也心之本體原來精一才有意念
便雜之二之所以意念爲性之贅知之蔽心之患
迷之根因不達此猶盲醫不識病根用藥雖多終
難取効不惟無効病將滋矣苟能達此則精不待
爲而精一不待求而一矣

心性鑄天地天地圍于心性中故不可以天地限心
性亦豈可以形殼限心性乎

心與道一發出五常來皆自然而然自不知其是仁
是義外面人看出那件是仁那件是義豈當人自
謂此吾之仁也此吾之義也心與道一是得其根
從根上發出五幹來根其本也幹其末也有此本
則生此末有此體則具此用不待着意但順應而
已雖應之善亦不自知其善凡謂知謂行者由心
不一念未忘耳夫學道者初必因知而入次必忘
知而行若行不忘知則不能脫體出頭蓋心體中
着不得一箇知字亦着不得一箇行字若有知行

在念抱持不放久則身心勞困怠將生矣苟與道
一則知無所知行無所行矣

省察克治初學固不可少須要知色名貨在人心是
何等物其拔之者復是何人其病根果在何處譬
不識盜賊所在而欲戮除將從何方征進正由不
達良知之故躐等爲學將箇省察克治之念介于
心中無時可間何時得到無慮之地殊不知善惡
理欲皆屬意謂若加以存之去之之功是以念慮
治意謂泥中洗土耳旣曰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
去念旣克去却教誰省察克治竊意懸空靜守固

無用省察克治亦不須必也觀心察性而已

念之在心纔起便滅將欲克之早屬後念將欲遏之
已過去了竊意欲致良知必須察念念之在心如
電閃空迅疾不住後念才生前念已滅捨故交新
靡所抵止留不可住追不可及精以察之原非心
性所有不異幻影空花耳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
遲覺速止速覺不生迷欲致良知此法最捷
認得良知明白乃爲見性見性一着非容易可到亦
非容易可說本來面目人雖皆有只因背覺合塵
故不能見雖不能見其本來面目原來常在不假

性理會通卷一
人之存之也然父母未生前令誰存乎佛教首言
無我相我相既無將何私何利乎

凡人子孝親之至者其奉養溫清之節自無不盡一
皆出於自然無一毫意念安排世之婦人女子之
孝者尚能曲盡其溫清之節何嘗從致知中學得
當如何而如何耶夫自私用智學之大病一有之
便將天性自然之誠變成意欲作做遺本而事末
捨簡而就繁不異反鑑索照却步求前也

正其不正者是待慮而知者也以歸於正者是待學
而能者也日日應事接物日日正其不正何時得
到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地若有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念正是一念障心天真良知全然背却捉
風撲影枉自疲勞

若有意在是舉步之差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一涉
意爲便非至誠或曰致知以至於至誠其道何在
曰無意必固我乃爲至誠斯致知之極也心若無
意則所知皆無所知既無則心體虛明無所不知
斯之謂至誠如神物格知至自有誠忠誠孝不期
至而至者是故無物物格無知知至無意意誠無
心心正無身身修一轍也曰必何修而可以無意

必固我乎曰意必固我名雖有四實惟一念念體
本空只因起見着物故有四者若知物本非物以
歸于知知本非知以歸于心歸心則無物無知見
將自息知將自止其意必固我將無地而容矣其
無知者非塊然同乎木石但無所知之意耳心無
意則無外之體自現無盡之用自行天地在中萬
物咸備其仁肫肫其智昭昭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無意之學其至矣哉曰心意言無可也身可言無
乎曰人身在天地中與天地之理氣未嘗有異因
有意我故與天地違乃當人自生分別若無意我
修身之極致也

復性書

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性理會通卷十七終

性理會通

卷十七

讀書錄

三三

歸于知知本非知以歸于心歸心則無物無知見
 將自息知將自止其意必固我將無地而容矣其
 無知者非塊然同乎木石但無所知之意耳心無
 意則無外之體自現無盡之用自行天地在中萬
 物咸備其仁施施其智昭昭然太公物來順應
 無意之學其至矣哉曰心意言無可也身可言無
 新良之懋姪也地中與天地之理氣未嘗有異因
 順良同大升而不育矣哉豈不育其良之此大為

性理會通卷十八

唐李翱著

復性書

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性理會通

卷十八

復性書

一

性理會通卷一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

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

性理會通卷一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

性理會通卷一
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禁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倕存焉

與之言之陸倕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嗚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

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
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
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
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
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
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
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
人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
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
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

性理會通卷一
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

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

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

性理會通卷一
放驩兇殛絲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
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物性神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
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
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
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
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
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
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
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
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
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旣復其性矣知情
之爲邪邪旣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
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

性理會通卷十八
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
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
何所之耶曰聖人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
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旣盡則死之
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
之吾不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忘且離也
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人得之甚難也
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
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
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
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

性理會通卷十八
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
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
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
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
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
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
者獨何人耶

性理會通卷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十九

金壇干 鎰撰

中說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

格物之學蓋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判修
已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蓋第一要務可不專精其
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精則非吾所以
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慧照澄心定志而感
有圓通方寂而感既不徑約而失之疎略方感而寂
亦不穿鑿而陷於支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

性理會通卷之六
善也。卽此窮之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漏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卽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餘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灑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其思之精也不以後凌前，而前後相洽。窮得數端而了悟。

終當迎意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爲仁，究分之殊而知其爲義。積習久而查滓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於此而歎賞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他理有斐兒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己治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遐，窮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焉。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粕餘味自是真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

性理會通卷十九
不憑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醯雞同夢同昏喚醒心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真三公不易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稟受先天之精神而賦予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物既格而知未致則徇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

之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照不搖事有援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遇者交證互發而真覺轉悟知之所不遇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感而大通不梏以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物爲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撤其蔽而大用自返其始以萬理爲古之夙稟也三才表裏思之卽至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卽達心涵千古也知

性理會通卷一
理一之爲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爲義而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内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爲絕物之虛無則爲玩物徇物之邪僻不爲以義爲障之灰心則爲博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有開孰後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

誠意之學蓋進德之基爲心術至密之地爲學術至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戒謹之心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明諸心而後能察其幾此不易之序也心旣開明而意有未誠則所明之理無以有諸已不幾於空而不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事有善而無惡迨幾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善萌於心吾知此善在所當爲也好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好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真不以端倪至幽而乘之以欺惡萌於衷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苗脉至眇而雜之以僞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絕之

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不知之真惡惡或有一息之僞必遏之於獨使惡之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二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趨而真意存存於密密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改其幾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固所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默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刻入乎夫善惡知之真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欲惡念以之遏絕而內無所容將見天德王道之純家國天下

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陋異端清談之空疎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正此不易之序也苟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於胷次狹隘而有外乎蓋心之本體湛一太虛性外無物安得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直之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爲之先喜怒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而情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焉事方接也隨感而應不徇於好樂而當怒不怒不泥於憂懼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而情不失之有所無

性理會通卷一
五
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焉及事之既過也由感而
寂喜怒釋而不再憂懼解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留吝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
之往來無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蓋既不徇
物亦不絕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
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遏絕於誠意之際茲焉閑思
雜慮掃淨於正心之時合天地動靜之妙機具先天
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其初而得其正
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易之序也然心爲身
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則爲心之區宇而應萬物

於外心正而身未修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
所以合外內乎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
之兩端愛惡之應酬足管乎羣倫庶類之萬務見人
有善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
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忘其
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好是人而
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身之容色詞氣
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得乎見人有惡因其
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
其可好而好之不以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

而好臧否在彼已不預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爲發於所惡者皆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殼之表形色之間一顰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茲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也莫此爲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爲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隔幾何卽乎今則同閭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而遊密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衆身不過舉此加彼耳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家人爲氣稟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沮動

性理會通卷十九
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啟其所同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而掩人紀所當爲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爲重稅產宜有而不必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爲惡辱親爲耻甘旨宜精而不必侈爲昆爲季皆天所敘本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忌勿學猶

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計小利有一于此轉眼反視兄饑父悲弟寒父慮曷體父心相親無替夫以內外之別爲重而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服食之治具爲職而闈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家之不祥夫義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土之毛者知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敢後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惑使君有從諫之益身無批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我公之以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教於家者以一

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同宗有賢愚
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
勸出義田五十畝有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
減而二頃以下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
之出入會衆以調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
盡田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
服服總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其田
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寡無田可
助則設義廩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稻麥收貯廩中
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調同族之不能自存

考其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穀多而及人博者其祠中
之左右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
其吝者歲終集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
不能無饑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
而仁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
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及同
宗之無師無贊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禮訓之正
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行和長幼尊君
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饑寒之招宴安爲憂患
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博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

之荒爲自棄其身以導之抑畏敏者閑之以簡重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莊謹及其幼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後授以四子次讀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學以淑已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積穀以備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之地歲爲燕樂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其物用時祭之餘豕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幼爲序尊者雖禪子必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

以七行九行爲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羣歌詩之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雎蓼莪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知所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有過相補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又曰有惡相沮有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祖父立心欲貽安妥無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多故不如不輔誦畢少者送老者歸及門而返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教以義塾講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廩

性理會通卷一
燕會歌詩而和之以樂使親者恒親疎者不薄賢才
由此出家世由此興此族衆不能無愚不肖而教之
有政使有一人失教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乎學
而至此國之本自家立矣家齊而后國可以治其序
豈容紊乎夫家以羣倫爲族國以千里爲域固多寡
之不侔也然以吾已齊之一家準夫圻甸之萬家非
待他求也惟舉此加彼耳設或國人爲氣稟俗染之
所汨而吾德不行於一國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
合先天之純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鼓之舞之
輔之翼之躬行孝悌慈愛以其刑于家者刑于有邦

俾國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
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慈以
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圻環域之
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否之義此教於
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
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又可不輔之以法乎彼義
田義廩之立法已有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
欲爲積穀之計必先禁糜穀之事何者有若桀黷之
家謀利多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
偪千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鼓

性理會通卷十九
吹載酒百艘行市四方凡此糜穀之費不能枚舉有
犯其一量罰其穀少不下十石多不過百石行之三
年奚翅千萬半運京倉以備不虞半貯縣倉以備饑
歲他若平糶之法凶年糶貴傷民則國糶而民糶豐
年糶賤商農則民糶而國糶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
其糶分上中下之三饑以平其糶此法在李悝有計
功謀利之心在誠意君子行之則以養民爲德性內
事所當盡豈有所希覬而然乎有若義倉之法借官
米六百石出貸與民每歲石米收息米二斗小饑則
糶半大饑則盡蠲後乃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鄉人

之行義歛散則請於本郡之遺官其後本米還官尚
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饑此法在朱子
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蓋君子之爲利利民而已不與
豈若小人之爲利雖以利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
凡用法一有所爲而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
相似非所以明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
在得人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奸而治效隨之
是則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蓋教
以學禮爲先學以啓蒙爲要在昔成周設閭胥族師
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而得先入

性理會通卷一
之言爲之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莫之奪所以定
性早而戒德易也後世人心之不古若者正以社學
未興小學久廢士以勝冠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
固志向已定綺語之習寤寐在念仁義之言扞格難
入是宜學無德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逮古得乎故必
倣成周之制興社學之教以百家爲里分二十五家
爲社擇有行而文者爲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爲之徒
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爲之主
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
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

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分二
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往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
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
師之勤教有賞否則量爲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
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耆老言其狀於當道
上官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
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才由
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蓋有善教而
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俗而后有善治
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有法而不得其人法

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
亂俱無則亡偏有則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
天下之本自國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容
紊乎夫國以甸服爲域天下以四海爲域固有近遠
之相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準夫四海之萬國不
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爲氣稟俗染之
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
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率以身
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趨於善良厚其恒產薄其稅
歛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隅蒼生聞風而喚醒愚者

知方惡者遷善人各親親長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
多方黎庶仰極而慙悔頑夫知耻懦夫奮志家各老
老幼幼而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
處之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
國而兆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磽人
有華夷之不類又可輔之以法乎蓋治法有六政
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樂行之家國已
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乃兵刑之法在天下
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
亂兵刑豈可一日弛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姦除

性理會通卷一
一四
暴以輔經之不及固御衆之大柄也然非此無以衛疆圉安善類實保民之大德也苟使人法之失宜致有一夫之失所則吾心爲有外吾德爲有虧豈所以明明德乎是故理刑之法在擇賢明之士善推民情而得其實不可任非其人徒徇己意而失其情古以畫象不犯之世猶象以典刑以頑民弗靖之國不加爲法之低昂耳與其煅煉以威不若推鞠以情用威煅煉者雖吏胥任之而有餘原情推鞠者惟賢明任之而庶幾故夫典刑之精選非他官之比擬必有無

欲之仁德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德不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事皆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之欲得不冤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人而欲罪當其情非吾所敢知也苟有一人稱冤而與天地所稟先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法本之以仁義濟之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人兵爲上以故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以止戰殺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

之妙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布陣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略同於三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內者始居其半關內府幾乎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得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矣其後一變而爲曠騎再變而爲方鎮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其國初之制持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國朝惟少保公謙典兵時每歲於京城四十八衛中選年壯能武之精兵銳卒十二萬置十二營屯於城

外無事則分統於衆將而大柄不旁落於一人有事則聞警卽發不待稽遲而總制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一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內振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庇身之所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披鐵皮之木板

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糧米牲醪以稱之環列數百艦
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
爲客戰守由我而不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
而以全取勝敵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
庶幾有勝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
木板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
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糧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由彼
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我不可升
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區週遭鑿溝築
壘背山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以爲橋敵來則撤板

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待
其隘口阻截其糧道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絕糧成擒
敵在曠野千里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
各照所屬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
不斷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
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關民命而繫國祚在
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往聖先賢
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法本於五行之
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
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

敵以火形銳陣來我爲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
竝以所克克之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
變我之陣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
非除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皇者之
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
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
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
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
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
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

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
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
北方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南
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方
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虎陣蛇陣
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正而龍陣鳥陣
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居
爲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
之蛇是謂首尾應其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
兵隱然而敵人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

性理會通卷一
位運天機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
智之所爲蓋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爲六花陣中爲
中軍外爲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
二廂旣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
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其伐罪則假仁
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君子用之則無計功
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德君子豈以人廢法哉吾
以是知兵刑之法關係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
舍之際合中道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
而無戰家被全德之澤戶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

本體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
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矣使
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不得與先
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以大學節序必
成於八者蓋以德之體不可小就用不可小行也故
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
行自誠意循至於平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
以大就此新民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
滓渾化抑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蓋後天有
形而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

性理會通卷一
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滿腔
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蓋以其受
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心之中而不偏
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透裏
修己必自裏以徹表一身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
自然遺物我輕得喪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
脉務以兼善天下後世爲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
中之初而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
於其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蓋善或有不中至善
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爲修己

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河津薛瑄著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盡
以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狀之可狀而理

已固自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達
已必自裏以徹表一身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
然遺物我輕得喪忘榮辱自乾乾於生生之一
初以兼善天下後世為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
之初而全其不偏不己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
於此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蓋善或有不中至善
亦入之由也亦以錯簡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為修己

性理會通卷二十

河津薛瑄著

道論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

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

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

揉之相滓也

太極一圏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
默識矣中無一物則封善可成而不善皆自創而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非此則之可成而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之太極無極是具而至聖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
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而息
其虛靈之知覺。

石譬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
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
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遙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觀日影之漸移。卽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

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旣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教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肉羶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與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卽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戴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

性理會通卷二
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

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爲政以法律爲師。名言也。旣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權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欲淡則心虛虛心則氣清氣則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

一毫懈怠

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

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

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

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

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

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七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
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增城湛若水撰

新論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二
物一物侵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
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
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
孰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

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
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
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
羣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順乘
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
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
陽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
虧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爲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
者大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
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
禮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
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
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
鄉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
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
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
外氣以求性道也祇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
鳶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
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
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於釋
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
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
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

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
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
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
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
以潛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
非天下之聰明睿智其孰能盡之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嘘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
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
氣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

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待種也氣卽種也古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墻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墻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則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

物中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况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四
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即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即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

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減地則益天。蓋未睹其理焉。

性即氣也。然則釋者以般運之為性也。然乎曰以般運之為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其知性乎。

木之拔於風也。枝累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然猶以累其根。而况本之則無。而務為枝葉者乎。故有周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陽明語錄

種樹者必種其德。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如小...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性也。然乎曰。以般
之為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
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
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公。斤。千。之。益。齋。淇。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以。累。其。財。而。求。本。之。限。無。而。斲。為。林。葉。皆。平。好。亦。風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餘姚王守仁著

陽明語錄

種樹者必種其德。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
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
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
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
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
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
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一。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一。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
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
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
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矣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
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
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
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陳九川往處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

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不欠闕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此



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傾上便浸壞了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得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或問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殫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

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中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地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中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

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

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于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
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
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
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
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
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
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
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
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說。
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

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
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
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
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
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
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
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
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
是乎可得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
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
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
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
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
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
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
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
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
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

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
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
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
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
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
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
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不
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
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
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

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

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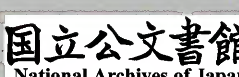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
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
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
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
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
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所知之善
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
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
良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
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

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所知之善者卽其
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
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
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
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
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
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
理雖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
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
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
心印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
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
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
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
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
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
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

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子先生曰
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是爲私欲間斷
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
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
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
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
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
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
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
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



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
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
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
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
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
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
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
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
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

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
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
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
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
示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
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
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
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
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崇一問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何如先生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
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
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
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
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
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
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
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
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
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

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
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
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
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
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
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
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
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崇一問思索亦是良知發用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別先生曰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
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
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
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
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
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
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
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崇一問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云分為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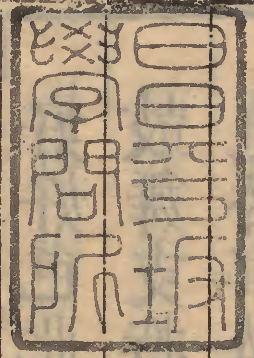
或鼓舞支持事畢則困憊已甚既迫於事勢又困
於精力奈何先生曰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
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
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
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
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
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
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

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
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
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
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
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
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
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
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
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

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
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
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
從來矣

原靜問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則謂
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
息竊所未解先生曰照心非妄者以其發於本體
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
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

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
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
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
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終

寬政己未

